

日本外史補

寂上氏
蒲生氏

十三
十四

止

イ 13

614

9

35

30

25

20

15

10

118
614
9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三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寄贈

寂上氏

式部大輔義國

伊豫守家兼
修理大夫兼賴

寂上氏出於源義家第三子足利義國。義國八世孫曰家兼。家兼次子兼賴。事足利尊氏。延文元年八月。兼賴為出羽按察使。徙寂上郡。因氏焉。治于山形。寂上記。義光功績錄。藩翰。兼賴作兼義。兼賴之裔曰義守。義守子曰義光。義守嘗浴高湯溫泉。義光從焉。宿旅舍。盜數十人來劫。從者拒之。義光時年十六。進斬賊一人。傷二人。餘眾逃走。義守大奇義光。賜傳

家寶刀。藩翰譜功績錄天正八年五月。義守卒。義光嗣。津

四家合考義光與谷地城主城取家衡構兵。家衡請援

於織田信長曰。臣家世為出羽守護。而竄上義光。

數侵臣統內。欲滅臣家。願藉君威討之。是時信長

既定畿內。勢強盛。義光聞之。亦訴於信長。辯其詐。

且請伐家衡。信長許之。於是義光遣使家衡。偽議

和請婚。頃之。義光又佯疾。使言家衡曰。吾疾日篤。

恐不起。願一見足下。託後事。家衡信之。來問疾。

義光預伏兵。刺殺家衡。遂發兵攻下谷地。及寒

上野山在出羽

河江。八沼諸城圍天童城。城將野邊澤能登。驍勇

力拒。義光招降之。竄上記功績錄。家衡一作長久。上野山城主上

野山滿兼。與陸奧伊達輝宗。連和來攻。輝宗。義光

妹夫也。義光聞警。使伊良子宗牛。助成澤道忠。守

成澤城。備之。滿兼輝宗。分兵當成澤。直指山形。義

光伏兵柏木山。邀戰山麓。既而伏發。橫衝輝宗陣。

敵兵擾亂。我先鋒野邊澤能。登奮戰。大破之。輝宗

滿兼遁去。義光將攻上野山。氏家尾張說。義光招

滿兼驍將里見內藏介。及弟越後。越後應之。內藏

介不肯越後殺內藏介遂弒其主滿兼以降義光
賞之以滿兼邑取上訛功績錄四家合考越後一
作民部非也民部即越後子也

十二年義光攻兼山城城主佐佐木典膳力拒不
下義光令士卒絕汲道城中大困典膳棄城走莊
內依大寶寺光安光安據莊內三郡政苛酷疆內
苦之義光陰圖并之使其臣草刈備前偽得罪亡
命歸光安光安寵之漸被任用居久之會光安以
事殺其將中務姓子某中務恚曰使主公主莊內
宣威四方者誰之力也今以小故殺吾兒後復何

賴乃稱病屏居備前乃密說降之為內應而光安
不覺也十四年義光發兵攻莊內與光安戰于黑
川中務縱火城中應之敵兵驚潰我軍擊大破之
光安自殺佐佐木典膳出降義光賜其舊領鮭延
因更稱鮭延越前義光既取莊內使東禪寺右馬
守尾浦城以鎮莊內參取寂上記功績錄四家合
考兼山一作菊山按兵家茶
詰莊內三郡曰柳川曰田川曰遊佐後合柳川遊
佐為一郡名曰飽海又以莊內城主為武藤義勝
是時伊達輝宗既死子政宗荐攻略隣境與
佐竹鞞名二氏攻擊不已十五年義光與佐竹鞞

名岩城諸族連和圖伐政宗政宗臣鮎貝基來降
 十六年八月與政宗和成實十七年上杉氏將本
 莊重長來攻尾浦城義光聞急使其將草岡虎之
 助赴援城將東禪寺右馬使中山玄蕃送城中妻
 子於山形邀拒重長於十五里原有友者縱火城
 中我兵望烟而潰虎之助死之右馬左手提首級
 右手握刀入敵軍徐步詐呼曰吾獲東禪寺右馬
 大將安在請檢之既近重長直擲首級斫重長中
 胄不傷見殺義光自將赴救聞城已陷乃還於是

莊內悉屬上杉氏

取上記功績錄四家合考按兵家茶話莊內城主武藤義氏死

衆議立其弟義興義興無子養上杉氏將本莊重長次子義勝為嗣義興死寂上義光招莊內將士將上皆叛應義光圖除義勝義勝臣佐藤備中說義勝潛遁而自留尾浦義光乃取莊內令其臣中山玄蕃守尾浦以撫莊內既而本莊重長將兵助義勝攻莊內義光聞之赴援重長間道襲尾浦佐藤備中縱火城中應重長城兵潰寂上氏將上會大寶寺議戰遂陣中野重長乘曉霧襲之寂上氏兵驚潰東禪寺右馬狙擊重長不中見殺兵死者八千是為十五里原之役實天正十三年也與本書大異書

十八年豐臣秀吉討北條氏政義光素

通款於秀吉率兵往會師十九年秋陸奧九戶政實叛秀吉使甥秀次討之東照公助秀次東下

大森屬信夫郡

義光攜次子家親往會。公于大森使家親事。公。

公大悅。文祿四年七月。秀次以父誅。初秀次伐九

戶氏。至寂上郡。義光進其女。秀次寵之。載歸。至是女

亦見殺。流言義光與秀次通謀。東照公為白其冤。

事得寢。以故義光深德。公常思報効。慶長元年七

月。京師地震。諸侯伯皆往護。秀吉伏見城。義光獨往

守德川氏第。藩翰譜秀吉嘗召。東照公賜茶。有訛言。

義光聞之。直馳見。公私謂曰。今日頗聞物議。恐有

變事。畢則速歸。遂與。公俱歸路。公握義光手曰。

何見顧之厚。自是益相結。武家盛衰記三年。秀吉薨。五年。

上杉景勝與石田三成謀除德川氏。陰說東諸侯

起兵。使者至山形。義光欲斬使者。攻會津。鮭延越

前。說曰。景勝雄武。關東無敵。今欲舉事。抗內府。必

有諸侯應之者。未察彼情狀。寡兵遽入會津。是危

道也。不如佯應密聞之內府。以觀其變。若景勝覺

之來攻。主客異勢。破之甚易。義光從之。景勝得報

大喜。贈金二萬兩。一作二萬兩義光欲卻之。本成豐前

說曰。不受。是告我情也。義光乃受。盡賜之家臣。及

東照公討景勝東下。命義光率陸奧出羽諸將
攻會津。南部利直。秋田實季。戶澤政盛。來會山形。
義光使長子義康統諸軍向米澤。未發。會三成起
兵赴美濃。公路還軍。利直等聞之。懼而遁。衆謂
義光曰。彼不告而去。是背誓約也。請追之。義光曰。
舍諸。彼各慮其統內有變。歸而自守。固其宜也。今
追爲私鬪。是爲內府謀不忠也。苟汝等不我負。大
敵亦不足畏。何假人之力哉。利直等旣去。山形。馳
至金山關。義光臣丹野與三右衛門。年老戍金山。

山城守兼續

急閉關。綻單衣挂之樹。爲旗幟狀。木棍安火繩。列
銃眼。以張疑兵。使人謂曰。非有寡君命。關不可開。
且諸君遽去。得非黨景勝乎。吾將聞之。山形。請待
之。利直等怒。欲攻之。見其有備。又恐他日得罪。
東照公乃止。旣而義光報至。與三右衛門乃開關。
始得出。時人稱其膽智。九月。景勝怒爲我所欺。使
其將直江兼續將兵二萬來攻。義光以幡屋當敵
衝。孤城難守。召還其守將江口五兵衛。五兵衛不
肯曰。君所以使臣守城者。豈非備變。今臨危棄城。

日本外史補 卷之三十三 關原之戰
奈天下笑何。敵來卽當枕城死。何棄城退之爲。義光遽遣矢桐相摸。飯田播磨趣五兵衛退。會上杉氏兵旣來圍幡屋。五兵衛拒戰矢盡。與子小吉。侄忠作共死。敵競進。二人與之戰。播磨死之。相摸獨收敗卒歸山形。一城大驚。義光遣義康乞救於伊達政宗。政宗使族政景將千餘人來援。兼續旣拔幡屋。進攻長谷堂。義光使鮭延越前助守將志村伊豆拒守。伊豆夜襲敵先鋒春日左衛門營破之。左衛門怒。明旦來攻。城兵擊卻之。義光使義康率

伊達氏兵赴援。而自將繼之。相持數日。會關原捷報至。義光大喜。令士卒曰。敵且走。擊之勿失。頃之。兼續果燒營退。義光尾擊。敵將杉原親憲等返戰。殺傷過當。義光有脅力。馬上揮鐵棍。先衆進戰。破之。日暮。布陣相持。明日。兼續退軍。義光復追之。兼續廼據山瞰射。我兵不利。志村藤左衛門死之。堀喜叶齋諫。義光退。義光叱曰。當是之際。吾退一步。士卒潰散爲之擒。唯當進踏敵耳。喜叶齋愧憤。挺身而進。中丸死。義康踰山赴援。路險不可騎。舍馬而步。

以二千人橫衝兼續陣。城兵出繞其後。三面合擊。大破之。斬首千五百級。兼續遁去。兼續之攻長谷堂。分兵使上泉主人等三將攻上野山城。義光使草刈志摩助城將里見民部拒戰破之。獲三將。上杉氏別將志茂次右衛門。侵谷地及寒川江。至是不能退。義光招降之。功績錄。四家合考。按外史。義光設二十五砦。拒上杉氏。請援伊達。政宗。政宗自將赴援。蓋據東國太平記。北越軍記等。恐誤。三成等既就擒。景勝乞降。六年夏。東照公命義光取酒田城。城兵不下。義光遣其子義成將兵攻拔之。悉定莊內。功績

錄。藩翰譜。酒田城一作酒勾城。非也。以功益封莊內三郡。及仙北。食五

十一萬石。叙從四位下。任左兵衛權少將。義康修理大夫。家親從五位下。駿河守。後義康近臣與義光嬖臣爭權相惡。義康近臣交說義康曰。主公春秋高。君年已壯。而無意授國。次郎得寵內府。顧主公之意。屬次郎。次郎立。則君不得不為之下矣。義康以為憂。義光聞之不懌。一日義康出遊光明寺。醉與近臣戲。佩刀脫出室。傷其股。人或讒嗣君恨不得蚤立。欲自殺。從者止之。義光大怒。欲廢義康。

乃請 東照公以家親為嗣。放義康於高野。路伏

兵殺之。盡誅其黨。里見民部子權兵衛為義康近

昵。最得寵。首離間義康父子。義光命民部殺之。民

部父越後聞之。與民部權兵衛俱出奔。義光窮其

所之。終捕下之獄。參取軍上記。功績錄。藩翰譜。按

見權兵衛與義康近臣原八左衛門通石田三成。

合謀離間義光父子。屢譏義康於義光。義光怒。廢

義康殺之。既而知其無罪。悔焉。召八左衛門權兵

衛詰責誅之。權兵衛父民部祖越後。俱出奔。義光

誘捕誅之。沒其宅。得豐臣秀賴與原里見印章。曰

苟與清水大藏大輔合謀。除義光父子。則賞之以

莊內三郡。而大藏大輔進官階任其所欲。義光見

之怒。賜義成自殺。義成。義光第三子也。稱大藏大

輔。初秀賴與印章於原里見。原里見憚義成。十八年。義

成不敢告。義成實不知其謀也。世以為冤。

光得疾。九月。力疾如駿府。謁 東照公。公聽乘

輿入門。賜藥物。遂如江戶。謁 台德公。十月。歸國。

十九年正月。卒。年六十九。家親嗣。義光之卒。遺言

誅里見父子。取上記。藩翰譜。元和三年二月。家親遊獵。歸

路過其臣楯岡甲斐。飲酒。得疾暴卒。子義俊嗣。流

言甲斐與鯨延越前謀毒弑家親。松根備前訴之

幕府。幕府召而究問。無證。左備前由是得罪。且以

義俊年少。國不安。沒入出羽。徙近江。食一萬石。寬

永八年義俊卒年二十六子義智嗣甫三歲削其

封半食五千石藩翰譜按本書松根備前得罪放

米津勘之允命家上氏老九人戮力輔義俊山野

邊右衛門大夫義忠鮭延越前對曰臣等雖欲從

命後有復讒臣者何以得明之臣願致仕去使者

復命公以義俊幼弱其下不和從之於近江又

舉一說曰嶋田彈正米津勘之允至家上也鮭延

越前私二使曰義俊不慧且有疾不勝負能勝

其任者先寡君義光子山野邊右衛門大夫而已

君若不先寡君之功願以右衛門大夫承後二

使不聽由是越前不肯奉

命蓋義忠與越前同謀云

岡田僑曰寂上義光知東照公可依賴令其子

家親事焉及關白秀次之獄義光殆不免禍由

公營救而得釋關原之役天下諸侯大率迷於向

背義光於公已荷再生之恩又為上杉氏宿仇

以故斷然屬關東亦其勢然也天下已服公家

親寵遇日隆義光乃信讒間使長子義康冤死可

悲夫吾嘗尤義光任用里見越後及民部又使民

部子權兵衛屬義康使其爭權相軋遂釀成其禍

皆有以自取也古之英雄固收降附以為已用但

弑君父之賊雖有大功必誅絕之何者弑逆大罪

天下所同惡且彼已忍傳及於其君之腹中安知

其事我亦不如此哉。越後弑其主上野山滿兼以
降。義不可私容也。義光不誅之以懲不忠之臣。乃
反賞之以其主之邑。所以招莫大之禍也。吾度權
兵衛論義康之言。蓋亦越後父子同謀。其意欲除
義光立義康而已。專其權也。義光已失利於越後。
至是又不先捕越後父子窮治之。而遽殺義康。可
謂惑矣。假令義康有罪耶。廢之可也。幽之可也。而
必殺之。不亦太甚哉。自古人君父子之間。當艱難
之時。無不親愛。及天下無事。漸生愛憎。狡險姦佞

之徒。又從而離間之。漢武帝唐肅宗皆聰明英王。
猶惑江充李輔國而寃殺戾太子建寧。可不察哉。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十一
岡田氏藏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三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四
蒲生氏

太郎雅俊

蒲生氏出於鎮守府將軍藤原秀鄉。秀鄉次子曰千晴。千晴六世之裔雅俊。自陸奥徙近江。食蒲生郡。因氏焉。雅俊子俊賢。事源賴朝。俊賢後七世曰秀朝。建武中屬足利尊氏有功。秀朝七世孫曰貞秀。削髮號智閑。藩翰譜。蒲生家記。蒲生盛減記。按氏鄉記。雅俊子俊賢始領近江蒲生郡。智閑有武幹。善和歌。當是時足利氏衰。細川氏專權。文龜三年夏。細川政元族澤藏軒略近江。近

日本外史補

卷之十四

一

岡田氏藏

刑部大輔秀行
左衛門大夫高
鄉
右京大夫義賢
晚號承禎
藤兵衛秀純
藤十郎定秀稱
下野守

江多屬焉。獨智閑不從。據日野城。澤藏軒率二萬餘人來圍之。智閑堅守。澤藏軒知不可力取。斷其汲道。久之。城中困。智閑偽為浴馬。使圍人盛米于斗。灌注馬背。澤藏軒見之。謂水不乏。乃解圍去。智閑預出兵扼其歸路。夾擊破之。家記智閑長子秀行。事將軍足利義輝。次子高鄉。事六角義賢。秀行早沒。子秀純幼。高鄉欲為嗣。請之父智閑。智閑不聽。使秀純為嗣。智閑沒。高鄉終滅秀純。并其邑。高鄉子定秀。定秀子賢秀。俱事六角氏。賢秀娶六角

藤太郎賢秀後
稱左兵衛大夫
右衛門佐義弼

喜三郎綱明

氏老後藤播磨女。播磨子曰但馬。父子並用事。威權過六角氏。義賢子義弼。心不能平。家記威滅記。秀純一作秀後。永祿六年。義弼密命其臣種村某。建部某。視播磨父子入謁。刺殺之。其族舉兵叛。攻義賢。義弼於觀音寺城。縱火外城。賢秀從義賢拒戰。國內多叛。應賊賢秀。勸義賢徙己邑日野。召父定秀。定秀率兵來迎。護義賢。義弼入日野。賊兵來攻擊。卻之。遂復觀音寺。但馬次子綱明降。家記威滅記。按總見但馬女。但馬有寵。六角義賢。憑勢弄權。國人多歸之。及義賢讓國。長子義弼。義弼密命建部采女正

植村大藏大輔。誅但馬。但馬弟上坂兵庫助。與其族進藤山城守等。據邑叛。永祿六年三月。兵庫助攻義賢。義賢弼於觀音寺城。賢秀父定秀。迎義賢於己邑日野。而自赴觀音寺。輔義弼拒賊。賊勢益張。定秀度城難支。潛奉義弼遁保日野。賊兵來圍。定秀父子拒戰卻之。遂議和。以但馬次子綱明承父後。與本書不考。十一年。織田信長欲定京畿。遣使來請和。共伐三好氏。義賢不答。九月。信長大舉來攻。義賢分兵守諸城。以和田山當敵要衝。遣精兵守之。信長聞之。急攻箕作城。賢秀聞急。請赴援。義賢不聽。賢秀憤惋曰。臣在此無益。不如歸臣邑拒敵。死乃辭還日野。修守備。信長終拔箕作。諸城望風

藏人直盛

而潰。義賢惶惑。與義弼棄觀音寺。走鯨江城。賢秀妹夫神戶具盛。從信長來說賢秀。賢秀乃降。家攜記其子氏鄉謁信長。時氏鄉年甫十三。信長見之曰。之子眼光射物。非常人。可以為我婿。因留質于岐阜。氏鄉初名賦秀。稱藤三郎。至是更稱忠三郎。滅威記信長每與諸將談兵。氏鄉輒侍坐傾聽不倦。稻葉通朝見之。歎曰。蒲生氏兒不凡。後必顯。氏鄉武功錄十二年八月。氏鄉從信長略伊勢。攻大河內。挺身進薄城。獲首級。信長驚嘆。乃以女妻氏鄉。遣歸日野。

藩翰譜天正二年八月賢秀氏鄉屬信長將柴田

勝家攻尾張長鳴賊渡松木河斬獲甚衆家記盛

十年六月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弑賢秀時畱守安

土信長夫人及諸將欲棄城入日野勸賢秀賢秀

不聽諸將密遣使召氏鄉氏鄉率兵五百輿五十

鞍馬百匹迎之入日野光秀使賢秀族招之約以

近江之半予之氏鄉卻使者益修守備光秀怒將

遣兵攻之會羽柴秀吉討光秀誅之於是氏鄉從

信長子信雄至京師秀吉賞其功益封五千石參取

賢秀女三條殿

龜山城在伊勢
安藝守盛信

加賀并城在美濃

藩翰譜家記盛滅記及信雄與弟信孝生隙構兵秀吉助信

雄柴田勝家助信孝他宿將故臣各有所屬秀吉

勝家並遣使招賢秀父子氏鄉決意附秀吉秀吉

大喜乃請賢秀女為己婦以氏鄉為飛彈守信孝

勝家既滅以功賜龜山城龜山本屬賢秀妹夫關

盛信氏鄉請讓城盛信秀吉許之盛滅記十二年四

月賢秀卒年五十一家記是歲秀吉貳信雄伊賀伊

勢尾張諸將並起應信雄氏鄉為秀吉攻拔嶺城

攻加賀并城斬獲甚衆勇冠諸軍徙封松嶋食十

松嶋城在伊勢

二萬石。關盛信。田丸中務。澤源六等皆屬部下。家記。

盛滅記。氏鄉屢出兵。攻拔信雄屬城。以故伊勢伊賀

大率屬秀吉。秀吉略定中原。威名日盛。朝廷授之

關白。氏鄉拜從四位下侍從。盛滅記。蒲生軍記。十五年。氏

鄉從伐嶋津氏。秋月氏將熊井越中。據巖石城。城

絕險。秀吉以其難猝拔。欲留氏鄉當之。而進兵。氏

鄉慙留後。圖拔城。密使人候伺城旁山麓。還報曰。

無伏。於是氏鄉請攻城。秀吉曰。城險。攻之徒損兵。

氏鄉固請。乃許之。曰。不克。賜汝死。氏鄉喜曰。若軍

不利。即戰死。何俟賜死。秀吉使羽柴秀勝為將。輔

以前田利長。氏鄉當城面。破柵先登。秀吉陣杉原

山。為聲援。望見之。自脫其袍。齎賜氏鄉。氏鄉感奮

疾攻。會風驟起。縱火焚城。城即下。鎮西震駭。秀吉

速并九國。因此捷也。於是諸軍分路並進。而氏鄉

自日向入。島津氏降。明年四月。氏鄉以功進正四

位下。左近衛權少將。遷治松坂。氏鄉記。武功錄。按

武功錄。以氏鄉叙

爵。及徙松坂。係天正十五年。今從家記。及藩翰譜。越十八年三月。從伐北條氏。臨發勒部伍。整陣列。

藩翰譜。熊井越中。作熊伊越中。蒲生軍記。作熊谷

鄉可本姓上坂稱左文

有_下近士持氏鄉甲亂列。氏鄉立斬以徇。軍中股栗。秀吉使織田信雄攻韭山城。氏鄉與蜂須賀阿波守。福島正則等為先鋒。氏鄉積土豚攻城。城將北條氏矩力拒。氏鄉臣蒲生鄉可冒矢砲挺進。丸中左目。以指抉出丸。益奮戰。援外郭。既而秀吉召氏鄉還。攻小田原城。家記。盛滅記。關東古戰錄。七月二日。城兵夜出襲氏鄉營。氏鄉不擐甲。單騎提槍直繞出敵背。擊破之。日。氏鄉記。本書不記。月。鞫捕虜。知城中食竭。無幾城下。家記。盛滅記。初氏鄉以熊皮為馬標。欲易以

三層笠。及從東征。請之秀吉。秀吉曰。此佐佐成政馬標也。以卿之武。固無愧於彼。我將蒞卿是役之功。許之。氏鄉奮激。欲建殊功。預期必死。命畫師寫已像。留之日野佛寺。至是秀吉褒犒許其請。盛滅記。古戰錄。按家記。氏鄉請馬標。秀吉不待小田原之功而許之。恐非。北條氏既滅。秀吉以氏鄉為先鋒。進入陸奥。至大森。關東悉服。秀吉欲擇一將才器任方面者。以鎮奥羽。命諸將覆射意所屬。發之。各異。秀吉笑曰。我今而後知吾得天下有由。卿等所擇皆非其人也。方面之寄。非氏鄉

水村伊勢守

不可。乃徙會津城主伊達政宗於米澤。賜氏鄉以會津仙道并四十萬石。誠之曰：與民動輒反側。會津重鎮。卿善制之。賜水村秀俊以葛西大崎。受氏鄉指揮。蒲生軍記。本書氏鄉封會津四十二萬石。今從藩翰譜。按落穂集。秀吉謂東照公曰。會津重鎮。不可不擇其人。也。吾所擇有二人。鄉亦宜自擇。因各暗署其名。及發之皆同。曰堀左衛門。曰蒲生氏鄉。公則以氏鄉為首。於是秀吉以氏鄉封會津。與本書不合。氏鄉已受命。出而就舍。倚柱流涕。其臣山崎某怪問曰：君方受大封。而有憂色。何也。氏鄉私語曰：否。封我以畿內國。雖小乎。緩急可及事。功名可立成。今乃棄之邊

鄙。我悲吾志之不遂也。武邊咄問書。常山紀談。政宗既失會

津。居常快快。會水村秀俊為政苛酷。庶民憤怒。政宗陰誘作亂。十月。土兵起。襲奪水村氏城邑。所在構壘據之。秀俊走保佐沼。急馳使請援於會津。氏鄉聞警。即日遣使告變京師。且趣政宗會師。十一月五日。自將步騎六千發。天方大雪。將士諫之。氏鄉曰：關白命我與水村相視如父子。今使其死賊。我何以立天下乎。乃單衣着鎧。諸軍皆輕裝而發。政宗將兵一萬五千。屯飯坂城迎之。氏鄉軍已達

信夫先鋒將馳人中軍曰政宗無意於進必有反
心宜舍次數日以察其動靜氏鄉大怒曰反則戰
且政宗之有反心在會津已聞之矣明日發軍促
政宗政宗意沮遂發氏鄉繼其後政宗請招氏鄉
入館計事意欲刺之也氏鄉直入館從者為門者
所遮迺排戶入皆鏡冑把刀欄以侍政宗不敢動
既罷政宗粹稱疾不從氏鄉行布陣以備之進攻
名生砦參取盛滅記蒲生軍記名生一作名主政宗追躡視其有備
即止氏鄉進麾下兵一鼓拔砦斬首六百級即收

兵入砦會政宗近士須田伯耆憾政宗上歸氏鄉
具告政宗通賊於是氏鄉修砦嚴設守備政宗欲
間道引軍乘虛襲會津慮氏鄉返擊未果而賊諸
城聞名生陷皆望風潰散佐沼圍亦解氏鄉遣兵
迎秀俊父子置之名生蒲生軍記家記按蒲生軍記氏鄉定亂係十二月今
從家記及伊達三代畧三代略曰氏鄉按名生砦
十一月十六日也世傳記或作十二月二十八日
誤也家記係十一月十九日雖與三代略所記不
同日然並係十一月則蒲生軍記之說非也按盛
滅記秀俊之守佐沼取賊黑澤昌任子為質昌任
陸奧驍將也恐殺其質不敢迫城既而城中食竭
秀俊送其質於名生昌任聞之遺書氏鄉請出秀
俊以易其質氏鄉許之昌任以兵護送秀俊父子

於名生未知是否秀吉得警遣其甥秀次赴討使石田三成發德川氏師聞氏鄉定亂皆途還初秀吉定小田原令淺野長政巡察東國至是畢事西還至駿府遇氏鄉告變使者即東馳抵二本松時政宗勢沮心懼自詣長政陳謝無他長政乃使政宗納質於氏鄉因召還氏鄉十九年正月氏鄉赴二本松長政與之會議共西上政宗請與俱往氏鄉至京師具申政宗反狀政宗以計脫秀吉亦置不問而深嘉氏鄉之功奪政宗之封予之氏鄉且賜宴氏

鄉請間議事秀吉曰有卿在吾無所庸指揮也竟宴隻語不及東事氏鄉為人俊邁有大略用兵嚴整正部曲信賞罰尤愛士與之同勞佚蒲生軍記家記嘗饗士卒手悅裹頭自吹火燂湯以故士卒咸樂為之用精勁冠諸侯六角義賢之亡也其子四郎事秀吉食二百石一日氏鄉與四郎俱謁秀吉于伏見歸路氏鄉為四郎持佩刀從焉世稱之老人雜話是歲夏南部信直族九戶政實叛據糖部城土兵四起應之信直不能定馳使京師請救援秀吉以秀

次為大將。堀尾吉晴為副。淺野長政。石田三成。為
 監軍。仍命氏鄉會軍。七月。氏鄉發三萬騎先行。拔
 二城。取一城。進圍糖部城。與諸將議為持久之計。
 賊窮蹙而降。秀次斬以徇。餘黨悉平。時秀吉親將
 至佐和山。適得捷報。乃命還軍。氏鄉留巡旁郡。綏
 撫反側。自是奧虜服。氏鄉之略。不復畔。秀吉遣使
 者賞氏鄉前後功。加封陸奥出羽七郡。并舊食百
 二十萬石。參取蒲生軍記。家記。盛滅記。并舊食百二十萬石。據寬永系譜。藩翰譜。氏
 鄉大論功。賜四本松于蒲生忠右衛門。白川于關

右兵衛佐一政
 盛信子也
 左道繁仍
 四郎兵衛鄉安
 鄉成。本姓坂稱
 源二郎後夏源
 左衛門

一政。三春于田丸中務。二本松于町野繁仍。米澤
 于蒲生鄉安。益岡于蒲生鄉成。中山于蒲生鄉可。
 其餘賞賜有差。氏鄉命鄉可掌政。鄉可辭之。命擇
 其人。鄉可薦鄉安。氏鄉從之。副以繁仍。及王井助
 定。家記。盛滅記。冬。拜從三位參議。藩翰譜。朝鮮之役。氏鄉
 從赴名護屋行營。至是秀吉稍忌氏鄉。氏鄉亦知
 之。欲自往征朝鮮以避禍。適秀吉患外征事不平。
 會諸將議焉。氏鄉進曰。是易易爾。第以朝鮮賜臣。
 任其進取。則殿下不復煩諸軍矣。秀吉不懌。石田

三成乘間說秀吉曰。當今天下至安。莫足患者。獨

會津參議英才益世。臣向入奧觀其行兵。大類殿

下。而部下勇猛輩出。今付之重鎮。是放虎深山也。

願殿下慮之。秀吉益恐。密令三成毒之。遂得疾就

國。參取藩翰譜。蒲生軍。文祿三年正月。力疾至京。

師。秀吉臨其第視疾。明年二月。疾革。作絕命詞而

薨。其詞曰。限有餘。吹年登花者。散物遠。心短幾。春乃山風。年四十。聞者為垂

涕。秀吉命氏鄉子秀行襲封。娶東照公女。任飛

驛守。慶長元年。叙從四位下。任侍從。藩翰譜。按氏鄉

記。秀行亦稱藤

三郎。初名秀朝。後三年春。蒲生鄉安殺故氏鄉寵

臣。且理其鄉安為人智辯。結石田三成。專威權。政

多偏私。與蒲生鄉可。蒲生鄉成等生隙。於是鄉可

鄉成等。訴之秀吉。三成為鄉安說秀吉。宥勿流于

肥後。家記。盛初氏鄉薨。秀吉聞氏鄉夫人織田氏

美。密以書挑之。夫人剃髮。以死自矢。秀吉不懌。及

鄉安得罪。乃發怒曰。會津重鎮。秀行年少。家事且

不治。況於國乎。乃奪其封。更封秀行於宇都宮。食

十二萬石。關原之役。以功再封于會津。食六十萬

平兵衛重政

石十七年五月卒。子忠鄉嗣。叙從四位下。任下野守。進至從四位上。參議。藩翰譜十九年。岡重政有罪。

東照公召重政於駿府。誅之。重政自秀行時。用事專肆。諸將不和。小倉作左衛門。關十兵衛。蒲生鄉成等。相尋去國。至是召還鄉成。復舊邑。鄉成途病死。賜其子鄉吉以父祿。作左衛門十兵衛等。亦皆復舊邑。家記寬永四年正月。忠鄉卒。無子。祀絕。藩翰譜

岡田僑曰。蒲生氏鄉。負英邁之才。從豐臣氏西征。譜。○友人鹽谷宕陰嘗作氏鄉傳。而多遺漏。首尾未全備。今據其稿。旁參考諸家舊記補之。

東伐。數建殊功。其智略善戰。有韓淮陰。岳武穆之風焉。天下已定。終遇讒毒死。吾誦其絕命詞。竊悲其意。又咎氏鄉不預防太閤。而自取其禍也。夫太閤急於併天下。務收豪傑之心。不惜封土金帛。蓋非不惜也。以為不予之。則不為己用。故屢其欲以成我事。我事已成矣。則復以術除之。吾觀其伐九戶政實時。太閤密諭氏鄉曰。政宗必叛矣。吾愛其勇。故特釋之以安反側。事平則奪其地。予之於汝。嗚呼。太閤之心。可見於此矣。夫太閤欲除政宗。豈

非忌其居要地。桀驚難制耶。既忌政宗居要地。而又舉其地與兵。付之氏鄉之手。何也。無他。會津當東北要衝。顧諸將能堪是任者。無踰氏鄉。故特啗以大封。鼓舞而用之。以待與羽之定。而其心未嘗不在除之也。猶以政實未亡。暫釋政宗也。政實亡。而政宗亦被遷。政宗既被遷。則氏鄉必爲之次。此勢之最易見者也。氏鄉不察。坐受大封。不辭。此大閤之所以殺之而不悔也。豈待三成之讒而發乎。漢光武定天下。料寇鄧耿賈百戰之功。而分土不

過大縣數四。蓋光武以至誠待諸將。其不多予之。所以全功臣。太閤以詐術御諸將。其多予之。所以餌功臣也。初太閤以會津予細川忠興。忠興辭之。請得小邦輔於京師。蓋知太閤之意而避其餌也。向使氏鄉及東方稍無事。遂言固辭。自離要地。則太閤不必忌焉。雖有三成之讒。不得行也。慮不出於此。而自取不測之禍。悲夫。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四 大尾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9644